



我只能写现实

——关于我的诗歌

● (广州)朱夏妮

一 童年 草原 小诗

我的第一个本子是褐色的，封面像信封，还有邮编，很小。我买它的时候是2010年的夏天，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很贵的坑人文具店。本来打算用它来写语文的暑假作业。那个夏天5月的最后一天我写了我的第一首诗，不是在本子上，是随便一张草稿纸上。那时“小学生诗歌节”第一届举办，我爸爸想让我写一首参赛。我不写，我从来没有写过诗歌，诗歌神圣不可侵犯。我写不了，我不会写。以前我妈妈跟着1980年代的写诗潮流写过诗，她说生了我之后就不再写诗了，每次提到诗歌她就会皱眉头，她说她总是重复自己。我就是这样拖到了比赛截止的前一天。那是周末，我急着要去我邻居家玩，她和我同级，不同学校。我爸就让她和我一起写诗，这样就可以去她家。

我写了《木屋 夜晚》和《草原小镇》那是我7岁以前生活在新疆时，爸妈带我去草原沙漠的记忆。模糊混乱但忘不掉。那些句子我早就有了，只是没有写下来。我写第一组诗歌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呼吸，感觉要创造出一种新的生物一样，惊喜和激动。我写那些句子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我觉得飘起来了，只有我。看到邻居抓耳挠腮地问我怎么写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被挑选了。之后我们就玩了。

回到家我把那草稿纸给我爸妈看，就去洗澡了。洗完澡出来，看到我爸妈兴奋地走来走去。他们说写得也太棒了，当时我很得意。后



来觉得也没有他们说得那么棒，但当时的鼓励是最重要的。投稿后我被选进了决赛，所有选手都去一个小学比赛，现场命题。监考老师在黑板上写下8道题，还贴了几幅画。我选了最后一个：七月。

七月

七月的草原是这样的
指尖几乎都能摸到天空上
飘着像干旱土地似的云
天下面的绿海上
是羊群们组成的黑白船只

七月的草原是这样的

阿瓦古丽们

在七月的草原上舞蹈

哈萨克人们弹奏着、唱着

大自然的乐曲

这豪放而又欢乐的乐曲勾起了
我曾经的美好记忆

于是有了《七月的草原》。那是一首有些抒情的诗。我从赛场出来后我妈说我能获奖。我当时想肯定是一等奖吧。其实我等待了几个月后颁奖的时候我是三等奖，奖金

1000元。我很失望，我爸爸安慰我说奖并不重要。

第二年我又参加了。2010那一年我就写了3首诗歌。我觉得这回我能获得一等奖了吧。还是三等奖。我爸还是说，奖并不重要。第二届参加的人太多了，就没有奖金了。第一届只有5000人。

二 少年 郁闷 诗作

2011年底，我上了一所重点初中，是靠排球特长打了5折交了2万元进的。我妈当时兴高采烈地签了一张“自愿捐款两万元”的条子，因为其他同学的家长“捐款”4万。

我开始重复自己。对新疆大自然的回忆有限。当时写的诗歌自己都不愿意再看。我难受因为我写不好。虽然我每年夏天都回我生活了7年的乌鲁木齐，坐火车去草原，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阳光晒得照相时眯着眼睛的地方。但我没法再写新疆了。这时我看到诗人王小妮写的《上课记》这本书，她写了她在大学当老师的大校园里的各种事。上了初中后，我感到痛苦，班主任只在家长会的时候笑，同年级分重点班和平行班。我开始写学校。写的第一首关于学校的诗歌是《笼子》，“这里的声音沉重，风背不动它，声音不会飞，比气泡更容易消失，围墙足以挡住它的去路。”这是写每天早上上学站在校门口的值日生，他们带着红袖章，见到老师就会大声的喊“敬礼！老师好！”声音太大，常是声音沙哑的男生喊敬礼。刚上初一的时候走进很高围墙的校园时，常被吓到。后来习惯了。还有《致老师》“你眼神的气息，在没有你嘴巴的地方膨胀，溢出来给我的鼻息芳香，提高警惕，直至，叹息代替脚步和眼睛。”这是写班主任常在自习课偷看我们班。爬在床上写完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我高兴地蹦了下来。因为我找到一个新的东西挖掘了。

于是我一点一点记录这些小事。学校里的太多痛苦，以前用哭

